



李玉川 著  
黄学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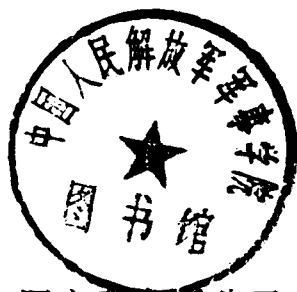
# 李莲英外传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# 李 莲 英 外 传

李玉川 黄学通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1985 · 12

6071/10

李莲英外传 李玉川 黄学通 著

---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建国路海子河10号)

晋县周家庄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 × 1092 毫米32开本 6印张 126千字

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河北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0,000册

---

统一书号：10355·306

定价：0.92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 一 章 | 胡胡李离乡背井 .....  | 1  |
| 第 二 章 | 小灵杰初遇风波 .....  | 10 |
| 第 三 章 | 张铁嘴算卦谈命 .....  | 18 |
| 第 四 章 | 白云观迷途问津 .....  | 23 |
| 第 五 章 | 小刀刘巧施净身术 ..... | 28 |
| 第 六 章 | 微蓉堂卖弄风情 .....  | 34 |
| 第 七 章 | 梳头艺崭露头角 .....  | 42 |
| 第 八 章 | 安监遭戳李监荣升 ..... | 49 |
| 第 九 章 | 谢奖赏武生丧命 .....  | 55 |
| 第 十 章 | 设圈套慈安就范 .....  | 60 |
| 第十一章  | 皮硝李天津阅兵 .....  | 65 |
| 第十二章  | 颐和园典礼安梁 .....  | 71 |
| 第十三章  | 慈禧临幸颐和园 .....  | 76 |
| 第十四章  | 兄妹伴驾照神相 .....  | 81 |
| 第十五章  | 西湖畔乌鱼媚主 .....  | 88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六章 | 侯补道巧得肥缺 .....  | 94  |
| 第十七章 | 老住持暗充窝主 .....  | 101 |
| 第十八章 | 荣禄传得升官术 .....  | 107 |
| 第十九章 | 万寿节李监荣升 .....  | 113 |
| 第二十章 | 光绪帝断然拒婚 .....  | 120 |
| 第廿一章 | 西太后三次垂帘 .....  | 126 |
| 第廿二章 | 李总管护灵回乡 .....  | 134 |
| 第廿三章 | 李二黑追杀二毛子 ..... | 141 |
| 第廿四章 | 西太后仓惶出逃 .....  | 149 |
| 第廿五章 | 刘钱串因祸得福 .....  | 156 |
| 第廿六章 | 西安城歌舞升平 .....  | 163 |
| 第廿七章 | 回京师亚赛凯旋 .....  | 171 |
| 第廿八章 | 遭劫难万念俱灰 .....  | 177 |
| 尾 声  | .....          | 185 |

## 第一章 胡胡李离乡背井

清朝道光年间，内忧外患，朝廷无力修浚河道，蜿蜒的子牙河一到春秋之间，便象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冲破堤岸，冲毁田园。洪水过后，蝗虫为害，瘟疫流行，灾荒连年不断。而朝廷征收的皇粮却有增无减，两岸庄户人家有苦难言。

放荡的子牙河在古老的大城境内拐了一个之字形的弯子，在这之字河的南岸，有一簇错落落落的人家，形成一个小小的村庄；这一小村，是明朝永乐年间一山东姓李的商贾在此建立的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就都叫它李贾（甲）村了。

这年七月，在大城一带闹起了瘟疫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百姓无力求医，死者无数。滔滔的子牙河漂流着多少穷人的血和泪，两岸村庄更加萧索冷落了。在这萧索的村庄，有一个手拉胡琴，沿街乞讨的少年，人们都叫他“胡胡李”，他的真名字已被人们遗忘了。这个胡胡李中等个子，长方脸，浓眉大眼，五官匀称。要不是衣衫褴褛，愁眉苦脸，可算得上一表人材，他拉出来的弦声，富有乡情的小曲，凄凄楚楚好象在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，勾起人们的辛酸，引起人们的怜悯。

胡胡李有十四五岁，他本名叫李玉，父母双亲被这无情的瘟疫夺去了生命；家无隔夜之粮，更没有立锥之地，他只好流落街头，饱受人间凄苦。胡胡李有个族门叔叔叫李柱，

已年近五旬，忠厚老实，心地善良。在村中是个大辈，人们都叫他“老实人柱爷”。这柱爷身体健壮，紫红色脸膛，灰白的胡须，是个地道本分的庄稼人。他凭着省吃俭用，汗珠子砸脚面挣下一点家业，种着五十来亩地，养着一驴一牛，丰年吃碗稠的，灾年喝碗稀的，老两口过日子还算凑合。他们见胡胡李如此孤单可怜，不断周济照顾他。天长日久，李玉也觉得只有这两位老人是自己的近人。

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这老俩口子虽吃不愁，穿不愁，可就是膝下无儿无女，冷清孤单。

一天夜里，老两口睡不着觉，李柱一袋一袋地抽着烟，谈论起将来，未免有些惆怅。

“唉！说话咱就要老了，可是……”柱爷磕磕烟灰，吐口唾沫，后半截话没说出口。

“是啊！我也这么想，到那一天谁给咱养老送终呢？”老伴翻了个身叹息着。

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！”这个世俗观念，在这两位老人的脑子里是很深的。他们担心老来无人照管，担心坟上断了香烟……俩人合计来合计去，就想到李玉身上，李玉从小就失去父母的爱怜，巴不得有个慈母善父收留，找一个安身之处。经族门当家撮和，择了个良辰吉日，焚香立字，叩拜父母，举行了过继仪式。

胡胡李过继后，孝顺父母，手脚勤快，念念不忘养育之恩，处处不让父母操心生气，老实人夫妇非常满意。

寒来暑往，转眼李玉已长大成人，老实人柱爷便给他操持成了家，娶妻曹氏。这媳妇虽说是乡间民女，却长得四方团脸，厚厚的耳垂，满脸喜气，谁见了都说她是个有福之人。

过得门来，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美，孝敬二老。这曹氏场里地里，缝缝连连都是一把好手，过门一年，就生下一个肥头大耳的大胖小子。老实人过子得孙更是喜上加喜。又过了一年，又生下第二个小子，这小子明眉大眼，更是惹人喜爱。奶奶整天喜得合不拢嘴。抱了大的抱二的，真是顶在头上怕吓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两个孙子有个着凉着热，更是吓得不得了。他们觉得有了孙子就有了接续，有了盼头，干起活来都带劲，想到了孙子就有了力气。

一天，曹氏在小院里把着这个二小子拉屎。一只小黄狗摇着尾巴进来，一看这小孩屎摊了一地，上前吞食一光。吃完地上的，曹氏抬起孩子的屁股让狗舐腓，这小狗正熟练地舐着，婆婆走了进来，大惊道：“啊呀！这可不行！”说着抄起一把条帚向小狗打去，小狗“嗷”地一声一瘸一瘸地叫着跑了。婆婆接过孩子就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。

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粗心，这摆弄孩子处处得要精心，你没听说张庄那个狗咬老公吗！就是他妈把着他拉屎，叫狗把‘小鸡’给咬去喽！长大了只好去当了老公（太监），闹了个断子绝孙……记住，以后可别这样了……”曹氏这才觉得这事非同小可，脸上升起一朵红云，悔悟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打这以后，再也不敢在把孩子拉屎的时候叫狗进来了。

这媳妇过门不到十年，连连生了五个儿子，老实人由一个清闲冷落的人家，变成了人口兴旺的人家。曹氏精心地摆弄着孩子，牢牢记住婆婆的话。

这挨肩的五个小子，个个身强体壮虎头虎脑，挺壮门面。尤其那二小子生来聪明伶俐，更惹人喜爱，取名“灵杰”大号“英泰。”大概是取人杰地灵的意思。这个小灵杰长到

四、五岁上就聪明过人，爹爹教他的曲儿，经他一唱格外好听；奶奶给他讲的故事，一遍就能记住，再经他一说就特别有趣；就是经他手养的鸟儿，也似乎比别人的叫得好听。他六、七岁上放牛吹笛子，打草逮鸟儿，捉捉蝈蝈、下象棋，整天勾引得小伙伴们成帮成群地围着他转，都爱听他唱小曲儿，讲故事，好象人群里有了他才有意思，缺了他就象少了半边天。他把小伙伴们哄得服服贴贴，百依百随；把一些大人也哄得另眼相看，都夸他聪明。有时他闯了祸，惹急了大人，就一吐舌头扮个鬼脸，闹个傻样儿，逗得大人噗哧一笑，也就烟消云散，百事皆无。他七岁上学，更是过目不忘，一点就通，一教就会。因此，爷爷奶奶把他当作掌上明珠，爹妈更是眼里瞅着心里爱，盼子早日长大早日成龙。这个小灵杰，就是后来倍受慈禧宠信的风云人物——大太监李莲英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在李贾村东面，子牙河畔有个白杨树村，村里有个姓邓的土财主，这个邓财主目不识丁，为富不仁，是靠压榨穷人发财的。他有三十顷好地，百间砖瓦房。就少一顶乌纱帽。他曾花了不少银两运动地方官，但这些人都是见钱就搂，遇事就推的吃货，根本办不了这么大的事，邓财主为此很苦闷。

咸丰四年正月，太平军林凤祥部奉命北伐，打到天津南边的独流镇，遇到清兵的埋伏，沿子牙河堤向南溃败下来。亲王僧格林沁率清兵穷追猛赶，追至白杨树村，后续部队没有跟上。太平军乘机聚集兵力决一死战。僧格林沁的一支孤军被围困在这个村里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双方打得精疲力尽。也活该这邓财主时来运转，他想：长毛（指太平军）

是跟财主作对的，成不了气候，还是依靠朝廷这个靠山，不然攻破村子，玉石俱焚，悔之莫及。再说清兵住长了，自己的万贯家财也难以保住。不如破裤子早伸腿，把赌注放在清兵身上。于是狠狠心开仓拿出一百石粮食接济清兵。清兵得到补养，得以喘息，待后续部队赶到，大败太平军，解除了重围。邓财主救援有功，得到朝廷的赏识，赏了一个七品金色顶戴。这一下，他由邓财主变成了邓员外了。

财大气粗，势大压人，这个邓员外在白杨树村一跺脚，地都乱颤，在五里三乡也是说一不二，就连当时的县令也得高看他一个马头。

再说这老实人柱爷，村东有五亩园田，和邓员外是地连地，洼连洼。这一片园田是当地有名的蒙金地，别处因常年闹水，薄的薄，碱的碱，可这里却种啥长啥，不用上粪自来肥。园中还有一砖井，井水旺盛甘甜，井旁有几棵枣树，结的枣儿黑红油亮，脆甜味美。夏天，小灵杰最喜欢到这里看枣、逮鸟、捉蛐蛐。

常言道：“不怕贼广，就怕贼想。”邓员外早就对这几亩蒙金地垂涎三尺了。几经托人说和想买过去，可柱爷就是不卖。没办法，明的不中施暗的。邓家故意今年一个垄，明年一背儿，年年侵蚀，年年多占，好端端的五亩地，剩了不到三亩，老实人柱爷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忍耐着。他有一句口头禅：“人在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”可李玉对这事早就憋着一肚子窝囊气了。

春风吹开了子牙河，河边的柳树滋了芽，家家修犁整耙忙着春耕。这日清晨，李玉扛着耢子，牵着毛驴，哼着小曲儿，来到东洼整治这块宝地。到地里一看，里边出现许多散

乱脚印，李玉很纳闷，心想：这是谁在地里鼓捣东西呢？顺脚印一搜录，却发现邓家把界石又挪过来一尺多，把灵杰在地边上栽的一棵小枣树也拔了下来。李玉见邓家如此无理，弯腰把界石拔下来，咕咚咚，一下子把它扔到子牙河里。回身赶着毛驴，架起耢子，把邓家几年侵占的两弓地全部耕了过来。哪知冤家路窄，偏赶邓员外带两个家奴来到地里，一看李玉把他家的界石拔掉，不禁怒冲冲地冲李玉喝道：“你大胆臭要饭花子，不睁眼看看这是谁家的地？老老实实把界石找来埋在那里！否则别怪我姓邓的不客气！”李玉抬头一看，只见他头戴三块瓦的公绅帽，身穿兰灰绸子袍，外罩一件闪缎黑马褂，园方脸，八字胡，一双三角眼放出逼人的光芒。李玉看到这副凶相，想起了幼年拉胡琴要饭时，曾到过他家门口，他不但不给，还放出恶狗咬伤他的左腿，至今还留下铜钱大的两块伤疤……思前想后旧恨新仇一齐涌来，不禁怒从心头起，气从胆边生，毫不客气地喝道：“邓员外，你是大户人家，发财要发到明处，可不能办那见不得人的丑事！你今儿一个垄，明儿一个背，俺们小户人家可经不起呀！”邓员外蛮横无理地道：“放肆！你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你有几个脑袋？”李玉毫不退让地说：“邓员外，你是有身份的人，可不能不讲理呀！”邓员外胡搅蛮缠地道：“你脑袋顶着高粱花子，你懂什么叫理？”李玉道：“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欺压良民侵吞财产该当何罪？你邓员外懂吗？”

常言道：“打人别打脸，说话别揭短”。这个目不识丁的邓员外自得了顶戴后，最忌讳说他不懂官场的一些事情。所以，一句话捅了他的心尖子。他勃然大怒泼口大骂道：“混账要饭花子！刚吃了几顿饱饭就教训起我来了！你算什么东

西!”李玉也不示弱道：“你欺压良民，你算什么东西！”

“你混蛋！”

“你混帐！”

邓员外说了一声“揍他！”两个家丁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。李玉也怒吼着抡起鞭子，三人撕打在一起。但李玉一人身薄力单，哪打得过两个凶恶的家奴？结果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……邓员外这才洋洋自得地走了。

李玉气得怒目圆睁，冲他们吼道：“姓邓的，你欺人太甚！还有王法没有？我和你没个完！”邓员外回过头来拍拍胸脯道：“你有多大能耐施展吧！老爷等着你！”

李玉遍体鳞伤，踉踉跄跄地回到家。老实人夫妇大惊失色，曹氏心疼地失声痛哭，老大老二两个孩子握着小拳头愤愤不平。真是祸从天降，一家人沉浸在气愤之中。

李玉无法忍受，带着满身血迹跑到大城衙门打官司。但恶人先告状，邓家早把李玉告了。因此，李家花了多少白花花的银子，也填不满衙门这个无底洞。结果丢财惹气，落了个强毁地界，殴打乡绅的罪名，输给了邓家。好端端的五亩蒙金宝地全部被邓家霸占了。

这个平静的小康之家哪经过这么大的风浪？老实人一急，一口浓痰堵塞喉咙，断了气。老婆一急，双目失明了，不上一个月也身染重病，下世去了。李玉夫妇悲痛欲绝，为报二老的养育之恩，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丧事办得排场一些，这样卖牲口、典地，发送了二老以后，家底也就折腾得空荡无几了。

破船偏遇顶头风。这年夏天，子牙河又闹洪水。李玉仅剩下的二十亩庄稼，全被淹没。他一家七口，鸭一个，雁一

个，坐吃山空，怎么办呢？胡胡李满腔怒火，满腹愁肠，苦日子困难重重，无计可施。他思忖着：“莫非我生来命苦吗？为什么都跟我过不去呢？”他愁眉紧锁，越想越想不通。

李玉一家终日被愁云笼罩着。小灵杰见爹妈愁得那个样子，心里象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小嘴咕嘟着不说话。这时他已八岁了，已很懂事了。他两只小手托着腮，苦苦地思忖着，忽然，他的两只大眼里闪出光采，象大人一样一本正经地对爹妈说：“爹！奶奶给我讲故事的时候说过，‘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’，干嘛生起气来没个完呢？”

李玉道：“孩子！这窝囊气咱忍下了，可这日子又怎么过去呢？天底下哪有咱穷人的活路啊！”他苦楚地摇摇头，装起一袋烟，抽得吱吱作响。

灵杰道：“你教我的小曲里不是说人挪活，树挪死吗？”他转着眼珠观察着爹的表情。

曹氏插话道：“是呀！他爹！光愁也没用。孩子说得对，咱就挪挪吧！”

李玉端详了一下孩子的脸，又瞅了一下妻子，把烟锅一磕道：“对！哪里黄土不埋人，咱们走！挪开这个鬼地方！”

秋风阵阵，柳叶飘飘。胡胡李推着一辆鬼头独轮车，车上装着全部家当，走在前边，一家人担筐背篓后面跟随。李玉回头望了望家乡，满腹愤懑地走着；曹氏低着头，轻轻啜泣着，抱着最小的孩子跟在后边，大小子咬着牙愤愤地走着。小灵杰望了家乡一眼，似乎又恨这个地方，又爱惜这个地方，恋恋不舍地走几步回回头；他的三个弟弟还不懂事，莫名其妙地一步一步地跟着……

一群排着人字形的大雁鸣叫着，向南飞去。胡胡李一家却向北，向着那茫茫的天际走去。

这正是：富贵多为强中得  
贫贱乃在祸中生

## 第二章 小灵杰初遇风波

风萧萧，路漫漫，秋风吹拂着李玉槛楼的衣衫，他心事重重地推着车沿河岸向北走着，一家人紧紧跟随在后面，车子吱吱呀呀，更引起心中的烦躁，到了村镇就捧口河水，歇息一会儿，然后李玉拉起胡琴，小灵杰唱起凄楚的小曲。爷儿俩登门串户哀告乞讨，踩破千家门，吃着百家饭，饥渴难熬。就这样晓行夜宿，走了十来天，好不容易来到了个诺大的去处，但见那高大的城墙巍然耸立，威武壮观的城楼上书有“永定门”三个字。唔！原来到了北京城了。一家人在城外歇息了片刻，整理一下行装，规规矩矩地进得城门，这里兰砖灰瓦的屋宇，红墙绿顶的殿堂，层层叠叠，确和乡下大不一样。走了一刻时光，行人多了起来，一家家商店，艳丽的门脸，醒目的招牌，五光十色的杂货琳琅满目，各种风味的小吃异香扑鼻，小灵杰巴嗒巴嗒嘴，不禁流口水，心想：无怪说有福之人生在大帮之地了！

李玉四下张望了一下，找个路边清静的地方放下车子，在兜肚里摸了一会，摸出两个铜钱来塞给灵杰和老大，叫他们买点东西吃。他俩来到街旁一个空场上。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人声嘈杂，游人磨肩擦背拥挤挤挤。有算卦的、相面的、卖膏药的、吹糖人的、还有那变戏法的、耍猴的、说大鼓书的、摔跤的、练把式的、打莲花落的，只要站住看一眼。

就有人拿过一个小簸箩来，说声：“先生！赏个吧！”如不给就要连挖苦带损数落你一番。他俩来到一个叉路上，只见一个披头散发赤脚袒背的年轻道士，两手捧在胸前盘腿打坐，目视鼻尖，头上顶着五块青砖，两只胳膊各擎五块，两条大腿上各放五块。地上放一张纸，上书有“道观失修，望求君子施舍一砖一瓦”字样，旁边散乱地放着寥寥无几的几个铜钱。那道士虽累得满头大汗却纹丝不动。一些游客徜徉而过，毫无动心，灵杰见这道士为修庙有这样大的决心，卖这大力气，一股同情敬佩之感油然而生，于是把爹爹给的两个铜钱小心地放在道士面前。一些行人见到一个小孩子都如此慷慨，就都掏出钱来你一个，他两个，叽哩哗啦地扔了一大片，而那道士则仍毫无表情，两目依然滞呆呆地瞅着鼻尖。

哥哥买了一个吹得鼓溜溜的糖人回来了，小灵杰却两手空空，少不得爹妈埋怨一番。这繁华的闹市正是北京有名的天桥。这里五行八作应有尽有，花花绿绿使人眼花缭乱，李玉兜了个圈子，看看这一切一切，看了半天也找不出自己能做的营生来，心里暗暗叫苦，在这里挣钱真难呀，还不如在家好过呢，不免后悔起来。他无精打采地走着，走到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，这里是一个个皮货店，在墙根下摆着一个个浅底高架的挑子，挑子上挂着一撮撮好的麻绳，和一串串皮角碎片，一个匠人坐在马匝上，穿针引线在补鞋，原来这是一帮修鞋匠。李玉好奇地蹲下来仔细地看……

“你修鞋吗？”一个四十岁光景的修鞋匠问。

“不！我随便看看。”李玉和气地回答。

看着，看着，不觉天黑下来了，李玉一家就在小胡同里找了一家小店住了下来。这小店矮矮的房子只有一扬手高，

房里都是对面笑的大通炕，住的都是些赶马车的、做小买卖的、耍手艺的、受大累的人们，只有东厢房是两个单间，一间李玉一家就住满了，另一间住着几个手艺人。李玉从门外放的几副担子判断着这些手艺人：一个是板凳上镶着一块石头，这是磨剪子的；一个担子的两个柜子都是小抽屉，上面安着两个小铜罗，这是锯盆锯碗的；另一个是在皮货店前看到的浅底高架子的挑子，无疑这是修鞋匠了。

这李玉是个有心计的人，为什么他对修鞋看得这样有兴趣？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，他只身流落街头时就是靠自己缝缝连连，鞋破了补了又补，虽然粗针大麻线总还能过得去。所以他看见了这副浅底高架的挑子心里又动了起来。

“师傅！借光，借个火使。”李玉一步跨进这间小屋，只见小屋灯光昏暗，一个人早已睡了，鼾声阵阵；一个人正在泡脚，这修鞋师傅正在喝酒吃火烧夹肉，他呷了口酒抬起头向油灯唠唠嘴，然后象风卷残云一样把三个火烧夹肉和半碗酒吃得精光。李玉点着烟袋，喷了一口烟，一股烟香使修鞋匠停下来抓起自己的烟袋，李玉急忙把烟荷包递过来：“尝尝吧！各人庄夥上种的旱烟，不难抽！”修鞋匠满满地装了一袋烟，点着吸了一口品评着：“唔！好烟！不亚于关东烟！”一口浓重的山东话。然后二人互相端详着，目光碰在一起。“唔！是你！”“你也住这了？”“是呀！师傅！”于是二人攀谈起来。

这人姓李名凡，山东青州府齐河县人氏，说来说去他们还是一个李家拆不开的同宗同姓。原来李贾村李姓就是在明朝永乐年间从那里迁来的。这李凡因家乡连年大旱，已出来十几年了，日挣日吃，混到三十七八岁了，还未混上个媳妇。